

JANUARY 30 MON 2015

平凡的生活，隐藏着邪典的奇趣



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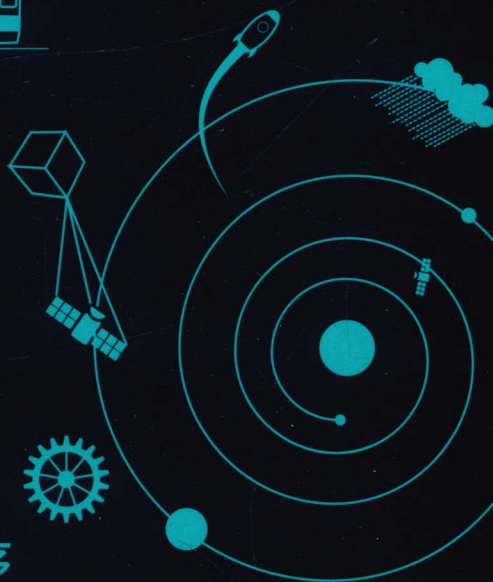
TIME ∞ LOOP

陷阱



魏市宁 著

PM 23:00



作家蒋方舟点评推荐
中国写手论坛站长作序



有趣故事 有关生活与生命的诡谲想象力

怪事 + 怪物 = 奇谈 + 烧脑 + 魔幻

由拉尼克式的黑色幽默，万花筒般的怪诞视角，
思维黑洞中的邪典小说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时间陷阱

TIME ∞ LOO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陷阱 / 魏市宁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3

ISBN 978-7-5502-9323-6

I. ①时… II. ①魏…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2894号

时间陷阱

作者: 魏市宁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徐秀琴
特约监制: 黎靖
策划编辑: 扈晓 刘柳
IP运营: 覃诗斯
封面设计: 郑金将
版式设计: 朱明月
营销统筹: 章艳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40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16印张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9323-6

定价: 36.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序 言

灵魂刻度

——写给魏市宁的《时间陷阱》

虽然在很早之前，魏先生就邀请我来为他的这部作品作序。然而作为一个自诩在文海浮沉多年的不入流撰稿人，我对待这次邀约确实有些不够诚意，因为我把这件事放在了所有工作的后面。坦白地说，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恐惧读魏先生的文章，从初识他时就是如此。我很不愿意去咀嚼那些潜伏在他文章冷静表面之下支离破碎的嘶喊与雾色苍茫的灵魂废墟。读他的文章像是在听后摇黑胶唱片，稍不经意便在夹杂的爆豆声中陷入了他精心营造的诡术世界。从《世纪庄园百年史》这些早期作品再到如今的《时间陷阱》，每读一篇，就像给自己做了一次罗夏墨迹测验。他总会轻易折射出人们内心大多不愿意去正视的真实困顿。而在他那些西式叙述风格之中，总有一些对话和看似漫不经心的句子，生成牢牢依附在读者思维脉络上的细小蠕虫，开始瘙痒难耐，而后抓心挠肺。非得给自己来一杯威士忌之类的烈酒，才能在头昏脑涨的麻木中，找回一些虚假的镇定与安宁。

是的，他总是善于制造那些盘踞于内心经久不散的局促与慌张，

并且假装漠视这一切。记得我年少时读王小波，每篇读到结尾总有一种想把书给撕个稀巴烂的忧郁。那种戛然而止的失重感如同开放式结尾的电影，会让人耗费许多美妙的夜晚去纠结那个失踪句号的去向。可王小波又偏偏不爱植入大道理，他只是叙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故事，留给读者一副爱咋咋地的高傲面孔。所以我丢了王小波的书，并发誓这辈子不去碰它。但后来我又碰到了魏先生。一直以来，我对于当年那次网站管理投票得出为魏先生开设作家专栏的结果都耿耿于怀，因为每一次去尝试点评他的作品，总感觉自己像是面对着失控的魔镜。

“魔镜魔镜，告诉我，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样子的？”

魔镜说：“你猜。”

“魔镜魔镜，告诉我，最真实的我是什么样子的？”

魔镜挑挑眉头：“哦？”

“魔镜魔镜，告诉我，什么是孤独？”

魔镜说：……

老实说，我根本无法容忍这种讳莫如深。魏先生深知一切因果，但总爱让人自己去参悟。它就像是罗夏的日记，用荒诞乖张的态度记录了大到整个世界、小到一个人呼吸吐纳之间的顽固与偏执，但却刻意掩盖了守望者应有的态度。他用冰冷的文字展现一部平静的作品，再将自我炽热的灵魂分解，并融进字与字、段落与段落之间的狭小空间，那里隐藏着一个抽象派的多维世界。非得你凝神屏气，一遍遍咀嚼，一寸寸接近，方才能触碰到蛰伏在最深处的孤独的泪水、困惑的悲愤、偏执的自由。

当许多人还处于自我意识感知的时候，魏先生已经看到了世界与自我的真实面目，他并未擅自选择立场、合作或对抗。他只是将这一切深埋起来，画上刻度，注释标签，然后耐心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用反思与辩驳来将它重新发酵。

——中国写手论坛站长·邪手

目 录

第一部分·怪人

时间陷阱·003

爆破小队·012

记忆闹钟·020

造物主的诅咒·031

会飞的鲤·040

吹蜡烛·051

一个老人眼中的蛛丝马迹·059

套盒陷阱·067

第二部分·怪物

东南亚神裂虫·083

关于宇航员的三段录音·092

隐身刺客·099

药剂潜规则·110

叶水鱼在下弦庄·116

伟大艺术家·138

第三部分·怪事

世纪庄园百年史·147

《奇女图》成因一种·161

马青图受难记·166

神之傀儡·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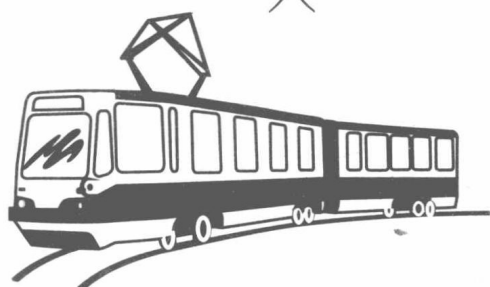
审判日·199

外篇

云从那边升起·215



第一部分 · 怪人



时间陷阱

——我们无限轮回的自我剥夺

镜子和交媾是可恶的，因为它们都增加了人类的数量。

——《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

医院对谈（1）

“环城列车共计十二节，零点始发，逆时针行驶，深夜十一点从反向重回始发站，为终点站，周而复始，永无止境……”他停了一下，说，“你能不能摘下帽子和口罩？”

虽然是临时性的工作，然而作为心理医生，我现在的穿戴确实不够诚意，大面积的伪装会让病人心生提防，从而影响交流。我看了看门口的那面镜子，里面映照着我和我的病人。我扶正有些歪斜的口罩，说：“这可是专业的行头，你放心好了，当心理干预进行到必要的阶段时，我会换上另一套装扮，这些都是情感咨询所必要的措施。”

他极不情愿地放弃了诉求，开始提起那条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的环城铁路，讲述那列穿梭于两座城市之间的环城列车——它是两地市政府联合牵线的观光性工程项目，铁路呈现一个巨大的、中规中矩的环

形，沿途可以看遍这两座城市的生长、交错和变迁。

他开始讲起那段在白天频繁提及但又不愿详述的往事，这时候的他忽然没有了整个白天的烦躁和忧郁，令他困扰的感情问题被抛诸脑后，他变得像一个自恋的演说者，沉浸在讲述某个自以为是的故事的自豪中。

以下口述应该作为笔录，但是我对记录这段荒谬的自述丝毫提不起兴趣。

他的独白（1）

那时候我和海棠已经同居两年，赶上世界经济萧条，沿海的工厂纷纷倒闭，而我们之间的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起来，就和现在一样，感情的墙上爬满了不可修复的裂痕。我们彼此厌倦，经常陷入争吵。那个周末的夜晚，我们一起去坐环城列车，这是海棠的提议。双人包厢，打折的车票，中途不必下车，可以一直坐回始发站，像搭乘一座放倒在地上的巨型观光摩天轮，可以一整天都待在火车上。

海棠说这样可以放松心情，让人想通很多事。

相对而言，我更关心的倒是这次消费的价格——虽然包厢票打了对折，但是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奢侈的消费。售票处不必排队，因为夜间乘客寥寥无几，而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厌倦。

车站广场中央的位置，是一座由镜面组成的四四方方的正方体建筑，大约三米的边长，倒映着周边的事物。

我去买了票，广场钟楼敲响了十二点的钟声，这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我注意到的并不是他的脸，而是他脖子上靠近左边锁骨的那个鲜红色的吻痕，刚刚剪过参差不齐的头发，刘海儿遮住了半张脸，仅能看到下巴和一点儿鼻头。他穿着一件肮脏的、沾了水的军绿色大

衣，大衣的下摆很长，盖住了鞋子，鞋子和我的同款，一步一步从下摆探出鞋头来。他吸了吸鼻涕，走路急匆匆的，却又不想发出更大的声响。他看到了海棠，朝她跑过来，像是彼此很熟悉。后来看到了我，他开始变得惊恐和迟疑，站在不远处喘着气咳嗽着。

我用双手护住海棠，不客气地问他：“我们认识吗？”

他看着我的发髻，那是女人才愿意扎的类似丸子头的发型，只有这样我才能驯服那些过长的头发，他有些异样地看着我，我讨厌别人这么刻意地盯着我的头发看，仿佛上面有一道夺目的风景。

“你是谁？”我再次问道。

他一张嘴，我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并且带有浓重的鼻音。

“端木承时。”一个陌生的名字。

那声音虽然熟悉，却让我感觉不适，对我而言，那堪称是世界上最枯涩的声音，毫无色彩，毫不悦耳。后来海棠说，那音色和我的相似，据说当一个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声音不经颅骨传播——灵魂就会不适。

他报完名讳就走开了，视线从海棠身上，从我们的提包上逐渐撤离，目光颤抖、诡异、另有所图。

我们反锁了门，海棠坐在床边，出神地望着外面的风景。我则倒在座椅上，正打算睡上一觉。这时候她说话了，她望着车窗外的漆黑，我知道她正看着车窗后的我的倒影。她说：“都是时间，是时间让我们彼此相爱，也是时间让我们变得相互陌生，太熟了，反而开始不认识了。时间久了，我每一次照镜子，就要被里面的那张脸吓到……”

她的声音逐渐变得微弱和遥远，我就这么睡着了，因为疲倦，直接睡过了一个上午的时光。中午过了一点，柔和的阳光照射在我的脸

上，我隐隐约约听到海棠在呼唤我的名字，那呼声越来越响亮和急迫，我跳起来，飞也似的跑到走廊，看到那个身着军绿色大衣的男人正在和海棠争吵。我跑过去用身体护住海棠，她惊恐地说那个人就是一个神经病，他不知从何时开始，就已经在调查和跟踪我们，他知道我们此行的路线，还偷翻过我们的提包，他知道里面都装了什么东西。我们的叫声招来了保安。保安抽出来腰间的警棍，警告了他，说假如他不经邀请擅闯我们的包厢，保安就要在报警之前先狠狠地揍他一顿，听到这个，那个人就灰溜溜地走开了。

整个下午海棠都在谈论那个人，说他真是神经兮兮的，那邋遢的外形和不明来历的吻痕，饮酒或受凉所致的沉闷的鼻音，都使他看起来如同在酒吧宿醉后尚未清醒的瘾君子，实在是令人望而生厌。

世界自以为是地肆意发展，社会治安却越来越糟了，我们应该远离他。

一直到晚上都相安无事，海棠收拾了我们的包厢，那些座椅可以床、座两用，类似高铁上的配置。我从中午开始就没有上过厕所，并不是我怕那个守在厕所旁的怪人，只是海棠不许我再离开包厢。搭乘环城列车真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建议，我记不起路上的任何风景。

火车即将从反向驶回始发站，海棠对着一面椭圆形的镜子整理着自己的妆容，我趁机逃出包厢，在走廊里点了根烟，不过两分钟，我就听到海棠在包厢里喊：“你过来一下。”我回到包厢里，海棠递给我一支口红，说：“为我画一个口红好吗？”

我把口红一点点涂抹在她的嘴唇上，这时候，我好像突然找回了自己对她的感情，我发现我还是爱她的。海棠说：“你知道吗，你只能让我吻你，你的身上只能有我的吻痕。”说罢她刻意地在我的脖子

上吻了一下，留下如那个人在凌晨那样的吻痕，这真是一种令我嗤之以鼻的模仿。我正打算擦掉这个吻痕，她说道：“你敢不敢把这个吻痕保存到天亮？”

“我是不会带着它在街上招摇……”我刹住了自己正在拒绝的嘴巴。

我忽然看到外面漆黑的夜晚，在深夜的街道上行走，没有人会注意一个吻痕，我咽下那些糟糕的借口，不再试图擦掉那个吻痕。

过了十一点半，我们走到车站广场。海棠在一旁等着，我挎着提包，挺着膨胀的小腹去了趟厕所。我在小便时被人捂住了嘴巴，来不及反抗，一块砖头似的东西就砸到了我的脑袋上，这让我昏迷了将近半个小时才清醒过来。

我的天灵盖上被砸出一个婴儿拳头大小的肿块，幸运的是没有流血。我检查了自己的身体，发现自己被剥去了外衣，还被剪掉了发髻，我的提包不见了，身边只有一件脏兮兮的大衣，像一团绿色的蛇皮堆在地上。我就知道是那个人干的，这些盗贼居然如此明目张胆。我的喉咙灼热发苦，整个人因头痛而反胃。海棠肯定正焦急地在广场上等待着，我用那件大衣裹住了自己发抖的身体，扶着墙面走出厕所。

他的独白（2）

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我狼狈地走出厕所，来到车站广场。在广场中央的镜面旁边，我分辨出留在人群中尚未离去的海棠，这让我得到了一点儿慰藉。我一口气跑了过去，来到她面前时，另一个人引开了我的注意，他早已经打量了我一些时间，那陌生的诡异的眼神，让我躲避不及。

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伪装成我的模样，我猝不及防地咳嗽起来。

他用单手护住海棠，说：“我们认识吗？”

我注意到他丝毫不乱的装束，紧实的发髻和绝对无辜的表情，当他开始询问我的名字，我发现自己已经被剥夺了身份。我想不起该如何应对，提包里的证件、衣服，他拥有足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一切，还有最重要的人证——海棠。除此之外，我还能如何证明我的存在和身份呢？

甚至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了，我怀疑我是从车站广场中间的镜面里走出来的一个倒影。

“你是谁！”他再次问道，我从他脸上看到了一丝惊恐。

我绝望了，这时候只有一个名字像爬过厨房地板的蟑螂那般闪过我空白的大脑，于是报出了那个陌生的名字：

“端木承时。”

之后，我便惊恐地走开了。

当我看到他们重新走进车站，而不是相伴离去时，我彻底绝望了——或许自己并不存在。一旦开始怀疑，整个世界都变得虚假起来。

我逃了票，跟在他们后面走进车厢，先后两个检票员都没有为难我，只有保安警惕地打量着我。我试着接近他们的包厢——那个昨天我和海棠住过的包厢，来到门口，我开始听到海棠的声音：“都是时间，是时间让我们彼此相爱，也是时间让我们变得相互陌生……”

我颓废地退回走廊里，坐在厕所门口的凳子上。这真是一个难熬的夜晚，我对着镜子观望，自己可真够狼狈的。凌乱的长发遮住了大半张脸，湿漉漉、肮脏的绿色大衣，海棠的唇印还印在我的脖子上，我开始心痛起来，我想起自己答应过海棠，所以直到中午，我才能擦掉那个唇印。整个上午我都在胡思乱想，一些想法像月光下的蝙蝠一

样短暂，扑朔迷离、难以锁定。

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自己被世界遗弃了，就像我曾无数次地厌弃过它那样。

到了中午，海棠从包厢里走了出来，我在厕所门口堵住她。我撩开自己额上的头发，尽力向她还原自己本来的相貌。海棠开始轻声呼唤我的名字，我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开始用提包中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身份：那是去年夏天她为我买的羊皮提包，至今价格不明，里面装着 400 元现金和一些零钱、一包拆开的纸巾、一支口红、一台用旧的索尼数码相机、两条相互纠缠的黑色拢发皮筋和一把水果刀。她还在呼唤我的名字，从轻呼变为叫喊，紧接着，那个人从包厢里冲了出来，喘着气对我挥舞着拳头。

“你到底是谁，你要干什么？”

保安从隔间里走了出来，把抱在胸口的帽子在头上戴好扶正，从腰间抽出来一条警棍。

“不管你是谁，如果再在车上打扰其他乘客，我就要报警了。”

他用警棍抵在我的肩膀上，迫使我后退了两步。

“不准你再接近这两位乘客的包厢，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想起自己逃票的身份，为了避免陷入更大的麻烦，我只好很配合地走开了。

整个下午他们都没再从包厢里出来，我一直守在车厢尽头的厕所旁，那味道至今记忆犹新。到了晚上，那个男人走出包厢，在走廊里点了一支烟。我正考虑要不要上去和他单独谈谈，他忽然又进去了。我再次小心翼翼地接近那个包厢，这一次，我看到他在给海棠涂抹口红，这让我勃然大怒，我知道接下来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尽管我一直

在沉默中怒吼着万万不可——她还是吻了他，在他的脖颈上留下了一个鲜红的唇印。

那一吻使我彻底清醒过来，我不再怀疑自己的存在，因为我能触摸到那无比坚硬和实在的仇恨。

火车到站之时，一道灵光闪过我的大脑。我匆忙跳下车，朝着广场厕所的方向跑去。这将是我一生中最鬼使神差却又绝对自信的决定，我躲在一个由隔板组成的便溺室里，静候着他的到来，我知道他会过来。五分钟后，他果然过来了。他开始小便，我取下马桶水箱上厚厚的陶瓷盖子，悄悄地接近过去。不等回头，他已经被我利索地击昏在地上。我终于拿回了自己的提包，我在里面找到水果刀，迅速地割下他的头发，用来填充自己的发髻，又用皮筋在头顶扎好。最后，我剥下他的衣物，穿到自己身上，只把那件大衣留给他。

刚刚走出厕所，我就找回了海棠那温柔的眼神。

“我刚才不小心把那个唇印弄花了，就洗掉了它，我不是故意的。”为了那个吻痕，我伪装出近乎完美的羞愧。

她笑了，柔软的嘴唇再一次贴近了我的脖颈，那一吻如此温柔，给了我巨大的满足和心安。我挽着她的腰肢，离开了车站广场。

医院对谈（2）

他长篇大论的独白终于结束了，只有骄傲还留在脸上。我失望地叹了口气，说：“我们讨论的不是尼采的永恒轮回，也不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而是你现在的感情问题。”

他有些不满：“你说过信任是这次心理咨询最基本的前提，我已经毫无隐瞒地说了一整天，可是你这个医生做了什么？你根本就不信任我。”